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五千九百五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兄抗 王韶 子厚 薛向 子嗣昌

章 棻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

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  
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灾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  
做之邪因作浮圖灾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  
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閻  
銓格判銓張揆擿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  
材識蕪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

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  
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灾異  
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  
廟水不潤下為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  
也吾不之信民間宜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  
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  
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  
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

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  
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  
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修  
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  
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為奴婢絳坐貶  
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  
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  
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

歷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

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

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

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

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

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

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

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  
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  
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  
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  
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  
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  
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  
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顓

為相顧蘇轍軋已迺擗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  
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  
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  
堂置餘人不問廊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  
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  
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

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

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  
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  
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陷劉  
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

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為人寬洪不忤害嘗為舒亶所  
劾及在尚書亶以賊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賊則不可再為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  
清臣為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  
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  
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  
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言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為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贖造簿拱手實青苗  
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奏甚於  
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  
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  
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  
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  
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  
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

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壽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恚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

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疑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

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羗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

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

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

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

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

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

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  
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成實墮其計  
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  
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  
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  
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  
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  
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王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

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  
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  
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  
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  
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  
壽寧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  
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壽與惇布  
衣交覲其助已壽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

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  
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  
為儀仗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  
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  
燾為救釋惇遂諧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  
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  
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閩守勲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為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

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  
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  
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  
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  
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  
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  
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

移建昌軍然棄鄴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  
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  
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  
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  
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  
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

論助役安石使礪為文誥之辭曾布請為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礪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不歲餘生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蜀荆廣諸夷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

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  
其議多自瑛發之蘇軾下臺獄瑛與李定雜治謀傳致

軾於死卒不免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  
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瑛請於夏至之日  
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  
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二十四階易前  
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叅知政事改中書  
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瑛姦邪便佞善窺主

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實數  
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疏入皆不報最後劉執言燥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  
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  
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  
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  
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

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  
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  
邪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  
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  
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  
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  
法然猶許灾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  
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

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灾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廼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

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  
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  
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  
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  
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漵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  
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

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絜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

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稟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

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  
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  
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闕中閩  
省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閩來將以為決履乃陳  
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  
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  
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  
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

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  
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  
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  
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  
寢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  
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

鄂青州江寧應天穎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為  
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  
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先是北郊之論  
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  
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  
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  
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  
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

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  
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  
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祗亦謂之社乎哲宗可  
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  
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斥之死  
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  
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  
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大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  
謨俾日邇忠謹疏絕回遘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  
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  
國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  
獄以傾馮京蘓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調  
司馬光者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執事等去之  
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  
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

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度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堯臣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警

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  
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  
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  
決兵夫芟捷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  
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  
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  
所芘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  
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

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  
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  
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  
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  
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  
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  
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躡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

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  
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  
諒祚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  
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  
為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  
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  
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  
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

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  
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  
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闡市蕃部田八千頃  
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為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  
卒三千人耕守之諜告夏人候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  
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  
賜金帛三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  
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

士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沒  
挺為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為蕃漢青苗助役法又  
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鑣寧槍皆獲其用熙寧五  
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  
政殿善之下以為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  
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  
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

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  
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  
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諤而多  
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  
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  
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

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  
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  
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蘓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  
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塲大以為利  
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為市久不償人  
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  
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為一運擇攝官主  
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

廣部去京師遠不即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  
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以史  
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  
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  
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為  
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  
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  
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為太子詹事未至而

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  
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  
百餘人自少至老局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英  
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為家人言感念獻欵及  
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疾卒年  
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諡吳垂曰抗以舊恩自雜  
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  
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  
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  
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  
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  
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  
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瞻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唘  
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瞻征欺巴溫之徒又法所及

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  
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  
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  
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  
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  
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  
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孛  
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

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

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  
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  
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  
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寵商賈之  
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  
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  
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  
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項  
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  
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  
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  
以為不足校徙遠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  
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

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羗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  
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  
吾有乃徑趣抹邦山歷敵軍歷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  
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披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羗  
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瞻征渡洮為之援餘  
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  
遇瞻征首領瞻夔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  
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瞻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

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肝食數下詔戒

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感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据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

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徃徃股栗而韶鼻自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纘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羗老弱予以首為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羗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  
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  
公事會羗酋賧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賧與厚同獻  
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賧征  
九月次青廣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  
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  
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懷德而貶厚  
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

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畧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

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  
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  
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  
背親帥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  
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  
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  
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  
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

大軍趣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  
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  
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即納款還厚  
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宗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  
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

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謹傳浸淫徹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  
弗許戶部尚書劉昺案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  
案家使因昺以達案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  
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浹不能對  
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案風儀既高又  
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  
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案當

立敗即白帝曰案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  
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案與書生至東華  
門靈素戒閤卒獨聽案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  
乃下案大理獄成棄市昌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大廟齋即為永壽主簿權京兆  
戶曹有商胡齋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  
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諉胡人者鞫  
之果妄為邠州司法叅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

洎行邊向詣洎陳三弊言今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為邪并治于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糶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

象將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糶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糶法之弊以為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糶於澶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糶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  
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糶司  
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  
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為開封度  
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  
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  
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  
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

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

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

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

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臥驚而死罷

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為陝西轉運副使進為使厚陵役

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

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夏將寇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

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

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為主者冒占悉奪界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用所漕物為誅賞遷天章閣待制

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  
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  
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  
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  
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  
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  
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  
人應選向謀知之王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

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  
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  
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傲倖取成  
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  
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  
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  
商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  
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王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  
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  
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  
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向反  
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  
錄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  
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

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  
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  
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  
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  
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  
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  
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  
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

遣譚稹啣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  
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  
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綯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為侍御史忤章獻后旨  
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綯以叔得集蔭為孟州司戶叅  
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  
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  
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吏部右

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橐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使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橐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

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偏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案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案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

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案迎擊敗之既而環慶廊  
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睜視不敢動  
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  
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鬼名阿  
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案謀其弛備遣折  
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  
十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  
案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案

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  
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感受其馭夏自平夏  
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案立邊  
功為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案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為  
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  
事俾其子緯為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  
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石銀青光  
祿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案七子緯綜綜綰緼緼緼

緯綵最知名緯繇推官為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  
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  
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緯飾市易  
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  
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  
束手或自殺緯得訴者所持舊鈔為錢以千計者三十  
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緯降兩  
官緯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員外郎中書

侍郎劉逵之妻縉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縉多贊之蔡  
京欲擠逵且縉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縉湖州論者  
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館知丹徒縣  
縉簽判西安州縉簽判蘄州案孫芑承奉郎蓋監蘇州  
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縉居蘄州或  
得私鑄錢數巨嬰京風言者誣縉與州人郁寶所鑄詔  
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鞠之連繫數百人累  
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鞠之傳致如意

縉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  
其家竄絳台州縉秀州縉温州縉睦州縉永州菱處州  
蓋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  
圖閣直學士知蘓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縉常州  
縉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縉改授內殿崇班縉祕書  
省校書郎遷戶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縉為叅謀加右文殿  
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鎮以錯置乖方罷縉落

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  
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惇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間  
世非無材顧上趣向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  
策敵惇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  
邊饟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  
降龍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豐北伐  
廼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

以左道殺經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祐

欽定四庫全書營要卷五千九百五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

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

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

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  
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  
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  
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  
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  
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  
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  
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

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  
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  
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  
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大一  
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  
議大夫秩平居為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  
與語輒歆然自以為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  
邁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

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為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為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

薦立為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  
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  
之乘間為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毀  
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  
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  
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  
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

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  
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  
之其辭益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  
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  
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  
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  
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惠召我來乃

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

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

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

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

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弊卿當

聖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

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

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

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緡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歛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緡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緡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垌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

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偽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

力爭則大為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  
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  
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  
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  
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  
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  
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折或秋貯  
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

使嚚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  
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  
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  
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  
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  
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  
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

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  
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  
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  
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  
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  
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

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  
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  
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  
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  
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  
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  
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  
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  
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  
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  
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  
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  
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

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錄  
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  
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  
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  
有河中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  
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散亂紛錯莫甚於此  
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削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  
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宗寧三年拜尚

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  
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  
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大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  
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修  
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  
倣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  
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  
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

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  
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  
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  
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  
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蓋為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

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  
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  
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  
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  
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  
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

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  
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  
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  
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  
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為侮  
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  
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

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  
鈎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官者  
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心乃止  
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  
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  
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  
京召為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  
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

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

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使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誥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誥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

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  
壻所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為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  
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  
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  
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  
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  
奏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  
發放歷為錄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

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  
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厨錢事謂亶為誤法官吳處厚駁  
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  
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為執  
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  
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  
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  
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

士

蹇周輔字蟠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郟為布衣交  
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郟既貴達周輔始持奏名再舉  
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推直官  
善於訊鞠鈎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  
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  
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逢獄竟  
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為淮

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

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

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

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

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

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

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

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掎克欺誕負公擾

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為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斬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

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  
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  
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齷宗廟睥睨兩  
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  
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  
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  
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  
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  
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  
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  
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  
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  
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  
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具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  
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

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為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

為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撫此事以為無所執持乃止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  
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為輕重存歿名臣橫罹竄斥序  
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  
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為九室議者疑已祧  
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  
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  
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為己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  
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  
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  
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  
為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  
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為之一空馴  
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厯中上曾祖明家集詔

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  
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  
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  
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故故景帝  
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  
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  
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  
為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

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  
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  
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  
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眾神宗立言者劾其  
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  
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  
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  
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

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  
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  
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  
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  
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徒使河  
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  
兵方授甲卒長吳達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達  
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材廣追擊降其衆

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  
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  
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  
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  
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  
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  
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為兵部

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  
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為然春秋許與  
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  
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  
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畧用近臣薦  
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  
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畧皆自治而已契丹刺缺兩輸

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為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馬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

行衛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引疎決恩降其罪陶曰禁  
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  
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  
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  
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  
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  
并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  
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顛顛無所寄命交章

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銳為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無謂陛下給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穎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達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達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達為渭州帝曰達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

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為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剗雪行二

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  
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  
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  
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  
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  
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  
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

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

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  
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  
乃出知滄州入為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  
因被酒必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  
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橐闡于  
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

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  
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  
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  
之為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  
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  
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為吏  
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抵牾事聞以制法未善  
為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

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  
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  
民以為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  
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  
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  
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

反帝稱其文學以為實錄檢訂官神宗立為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郡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誥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

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  
常為官物有剽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  
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  
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為政務推豪黨而行與貌違暮  
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熟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

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讐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恥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